

试论美国民族多样性和文化多元主义

高 鉴 国

文化多元主义是美国现代民族关系理论的主要观点之一,它反映了美国民族生活的差异性、多样性,代表着一种普遍的社会理想。美国民族关系有着明显特点,文化多元主义作为一种价值体系、一种态度和一种学术主张,也有其特定内容,并随着现代化而变化。本文拟从文化多元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条件、文化多样性在美国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和意义、以及对文化多元主义的评价等问题,谈一些初步看法,以期引出更深入的研究。

一、文化多元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和主要内容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的民族多样性可以说是与生俱存的。来自不同民族国家的移民踏上北美大陆后,便带来了各种不同的语言、习俗、宗教信仰和组织结构。但为什么到 20 世纪初才产生文化多元主义这样一种民族理论呢?笔者认为,到 20 世纪初,有三个重要的发展事态或因素对文化多元主义的产生起了积极催化作用。第一,非英裔移民的大量增加,改变了以盎格鲁撒克森人为主体的民族结构;第二,美国化运动造成了民族关系的紧张,暴露出强迫同化的低效性和反民主性;第三,怀有社会责任和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重新审视民族关系状况,重视寻求解决文化分歧的新原则、新对策。

19 世纪中后期,德国人、爱尔兰人和东南欧“新移民”相继取代英国移民成为外来移民主体,美国人口中非英裔居民比重大大提高。1790 年美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白人民族集团的状况为:英格兰人占 60.9%、苏格兰人占 8.3%、北爱尔兰人占 6%、爱尔兰自由邦人占 3.7%、德国人 8.7%、荷兰人 3.4%、法国人 1.7%、瑞典人 0.7%,其他占 6.6%。^①来自英国的人处于优势,占到 75.2%。而根据 1929 年美国对移民实行的国家(民族)原籍限额法(规定欧洲各国家所分配到的移民数额比例等于 1920 年美国的白种人中来自该国家者所占比例),可以推算出 1920 年时美国欧裔民族的比例为:英国人(包括北爱尔兰)占 43.7%,其他西北欧民族占 40.9%,东南欧人占 15.4%。^②美国移民来源的变化,使英裔人占优势的民族结构不复存在。这

① 美国商业部人口普查局:《美国历史统计:从殖民地时代到 1970 年》,华盛顿特区 1975 年版,第 2 卷,第 1168 页。

② 参见迈克尔·C·李梅:《从门户开放到门户半关:1820 年以来美国移民政策探析》(From Open Door to Dutch Door: An Analysis of U. S. Immigration Policy Since 1820),纽约普雷格出版社,1987 年版,第 91 页。

自然有利于削弱“盎格鲁遵从”的社会压力,促成民族共同体的平等意识。

美国化运动最初是 19 世纪 90 年代初由一些个人团体和公共机构发起的教育计划,旨在帮助外来移民学习英语,了解、适应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日常生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美国化运动发展成为向移民灌输爱(美)国主义,强迫外侨转变民族意识,接盎格鲁标准归化为美国人的极端主义运动。1915 年,美国总统威尔逊在费城对一些已经归化的侨民说:民族群体认同与一个“完全的美国人”身份不符,美国不是由不同群体组成的,认为自己属于美国一个特殊民族群体的人还不能成为美国人。^① 威尔逊的话代表着一种相当普遍的观点,即外来移民必须按美国方式改造自己,而不能保留祖先民族认同。在一战期间的美国化运动中,“100% 美国主义者”把注意力很大程度上由东南欧移民转到德侨和德裔美国人身上。战前德国移民被认为比“新移民”优越,但战时成为极端“美国主义者”迫害的对象,大多数其他国家移民也受到类似的不信任和敌视。美国化运动推行激进的强制同化措施,要求移民在很短时间里完成民族意识、文化习俗的转变,这注定是难以成功的。战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高潮,造成了美国国内的“红色恐惧”,美国主义者担心欧洲移民把布尔什维克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带到美国,积极要求停止移民。1921 年开始实行的移民限额制度,说明美国公众对吸收、同化移民的自信心已大大减弱,“大多数美国人从限制主义者转变为彻底的排斥主义者”。^② 美国化运动也无人提及,不了了之。

移民潮流带来的文化异质性和美国化运动的不成功结局,促使一些知识分子认真反思民族关系,文化多元主义应运而生。20 世纪初最早探讨文化多样性的学者有霍勒斯·卡伦、诺曼·哈普古德、伦道夫·伯恩等人。他们大都抱有强烈的自由主义观念,反对种族中心主义和排外主义。其中一些非英裔民族背景的知识分子,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的对外来移民及其文化的仇视和诬蔑、种族优越论的泛滥、对外侨的歧视剥削、种族暴行等有着深痛体会,主张改变这些陈腐的、违背“美国理想”的现象。霍勒斯·卡伦被认为是“文化多元主义”理论的创始人和主要阐述者,这位哈佛大学毕业的犹太裔哲学家在 1915 年《民族》周刊上发表文章“民主与熔炉”(连载两期),表示反对把美国化、盎格鲁遵从以及民族熔炉理论作为美国社会生活的正确模式和有价值的未来理想。他指出:“美国处于一个联邦国家的形成中,不仅仅是作为地域和行政上统一的联盟,也是作为一个文化多样性的联合体,各种民族文化的联邦或共同体。”^③ 1924 年出版的卡伦的论文集《美国的文化与民主》收录了他过去论述美国多民族群体生活的文章,卡伦在绪言中首次使用了“文化多元主义”一词,指出文化多元主义是医治社会肌体中种族主义疾患的解毒剂。

卡伦从多方面论证了文化多元主义的现实性和社会意义。他认为,每一个人都处于渊源关系与社会文化体制两者的交汇点,而其中民族血统和家庭影响所形成的联系最难以分割、改

① 米尔顿·M·戈登:《美国生活中的同化:种族、宗教和民族来源的作用》(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The Role of Race, Religion, and National Origins),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第 101 页。

② 阿瑟·S·林克等:《美国人民:历史》(The American People: A History),阿灵顿海茨 AHM 出版公司,1981 年版,第 715 页。

③ 戈登:《美国生活中的同化:种族、宗教和民族来源的作用》,第 142 页。

变；个人与其民族群体的关系是非自愿选择的、不可分离的。同时，从积极方面来说，个人也会明确感受到自己在群体中的位置和作用。民族群体认同和参与性活动对个性满足和发展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文化多元主义完全符合美国政治和社会的传统理想，任何强加盎格鲁文化的做法都构成对这些理想的破坏。卡伦认为，各个民族群体都把自己文化遗产中的一些积极因素纳入整体文化，晚期来美的民族文化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形成竞争、渗透关系，促进了国家文化的丰富多彩；创造来源于多样化的影响，美国社会和文化像管弦乐那样，是由不同地域、种族、职业、宗教和社区构成的联合体，国家精神由这些差别的统一性构成，生存延续于相互平等自由的交流，而不是相互的排斥或统治。^①

文化多元主义理论出现后，立即引起了广泛的重视。一些学者、知识分子从不同角度发表意见，进一步阐述对文化多样性和多元主义理想的看法。著名作家、编辑诺曼·哈普古德写道：“如果有一种鼓励差异的趋势，民主便会更丰富有效，我们的美国梦不应该是一个单调的梦，不应认为美国是一个人人相像的地方”。文学批评家、随笔作家伦道夫·伯恩认为：文化多元主义是“一种比熔炉更高的理想”，只有协调不同的民族因素，形成有机的统一体，美国就会更有活力，消除民族间的剥削和压迫；美国人就是“小型世界联盟”，是从接受差别中获取力量的多质性人群，双重公民身份是爱国主义的更高形式。^② 朱丽叶斯·德拉克斯勒在《民主与同化：美国移民遗产的融合》(1920)一书中写道：美式熔炉是有效力的，但这种“融合”如果发生得太快，也会导致民族集团成员失去规范，对祖先文化中许多对美国有价值的因素一无所知，造成危险的后果。承认诸多民族社会和文化存在的合理性，就是“文化民主”，就与已有的政治、经济民主并存。^③

早期文化多元主义者的主要观点和目标可以概括为：(1)民族多样性构成美国社会生活的事实，美国就是“多民族的民族”，属于所有来这个大陆的民族集团(不论其种族、宗教、阶级、职业有何区别)；(2)文化的多样性，符合美国传统的民主理想，每个民族集团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3)文化多样性有利于社会竞争，有利于鼓励个性差异和民主，创造更高、更丰富的文化；(4)不同民族群体应互相承认、尊重，取得平等地位，积极合作，共同履行对国家生活的义务和责任。

纵观二战前的文化多元主义，我们也可以发现其两个时代局限性。第一，多元主义主张主要集中于欧洲白人民族集团内部，非盎格鲁白人要求改变盎格鲁文化的支配地位，分享在美国的权利，而没有或极少涉及还处于人口少数地位的非白人民族集团文化和利益问题；第二，文化多元主义主要是基于传统民主观念做出的哲学和历史分析，还缺乏认真周密的社会调查和学术论证。因此在这个时期，文化多元主义的社会意义和理论价值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实际影响十分有限。

① 戈登：《美国生活中的同化：种族、宗教和民族来源的作用》，第 144—148 页。

② 格伦·C·阿特休勒：《美国社会思想中的种族、民族和阶级，1865—1919》(Race, Ethnicity and Class in American Social Thought 1865—1919)，阿林顿海茨哈伦·戴维森公司 1982 年版，第 74 页。

③ 戈登：《美国生活中的同化：种族、宗教和民族来源的作用》，第 155—156 页。

二、民族多样性的发展和文化多元主义的盛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文化多元主义在美国迅速传播和发展,成为极有影响的社会思潮和学术观点。“文化多元主义”一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大众媒介和学术著作中,许多社区领导人和学者把多元主义视作彻底同化的可行替代。文化多元主义的盛行,是战前多元文化论发展的继续,同时也是 40 年代以后美国社会多重群体生活的现实写照,反映了人们对民族多样性认识深度和广度的突破。

战后美国仍是最开放的移民接收国,外来移民数量逐年上升,美国社会中种族和民族差异更加明显。移民的民族来源发生变化。1930—1960 年,大多数移民来自欧洲,70 年代以来,来自亚洲和美洲(加拿大和拉美)的移民占 80%。美国还有数以百万计的“黑人口”——非法移民。拉美裔和亚裔民族成员正在改变以白人为主的民族结构,造成了“美国的棕色化”。

新来移民在地域居住方面保持相对集中,使得美国人口在体质、肤色、语言、习俗等种族和文化上的差异有所扩大。亚裔民族成员的 60% 居住在加利福尼亚(35%)、夏威夷(16%)和纽约(9%);拉美移民及民族集团的 60% 以上居住在加利福尼亚(30% 以上)、德克萨斯(20%)和纽约(11%),并在 37 个县中占据人口主体。^①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坦普尔大学非裔美国人研究学系主任莫莱菲·阿桑蒂说:“从前美国是欧洲民族的缩影,今天的美国则是世界的缩影。”^②

据 1980 年人口普查,美国有近 2300 万人在家里不讲英语,占总人口的 11%,其中 1100 万人讲西班牙语,另外主要是意大利语、德语和法语。为了适应语言多样化的现实,有关机构在不讲英语居民集中的地区开始使用非英语的投票手段和人口调查表格。1976 年,国会制订双重语言教育法,规定在儿童不能讲英语的地区采用其他语言教学,包括西班牙语、汉语、意大利语、俄语、法语、希腊语、依地语、希伯莱语、朝鲜语、越南语、阿拉伯语等等。^③

民族群体的共同文化、共同心理素质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即使没有了共同地域和共同经济生活,共同的心理素质仍可以维持某一民族群体的存在。40 至 50 年代以来美国民族群体自我意识的增强,是民族多样性的一个显著标志。亚裔民族集团一般都有较深的民族认同。南方黑人向城市的迁移以及经济地位的改善,推动了民权运动的高涨,强化了黑人群体的民族民主意识。已经取得一定地位和权力的少数民族成员要求改革大学课程,提出人文科学不能仅反映希腊、拉丁和西欧的传统经典,要延伸到非洲、亚洲和其他地区的文化。美国犹太人的民族认同和归属感由于欧洲犹太人受纳粹迫害和以色列国的建立而强化,犹太复国主义思想进一步增强了群体内聚力。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以外的白人民族群体(如美籍波兰人、意大利人、爱尔兰人、斯拉夫民族等)受到黑人、印第安人少数民族群体要求平等的影响,也出现了民族意识的复活,推动了多民族文化同时并存的趋势。不同民族来源的美国人,常常具有双重民族意识,把自己视为“族裔美国人”——犹太裔美国人、意大利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

① [美]布·罗贝:《美国人民——从人口学角度看美国社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7 年版,第 156、171 页。

② 威廉·亨利三世:《在“民族熔炉”之外》,载《交流》1991 年第 4 期,第 59 页。

③ 汤姆·伯拉克里等编:《美国人民年鉴》,第 4 版。布·罗贝:《美国人民——从人口学角度看美国社会》,第 149--150 页。

等等。前苏联民族学家尼·切博克萨罗夫认为,在现代美国人中“至少有 1/3 的居民具有双重民族意识。”^①这些“带连字符的美国人”对民族祖源怀有特殊情感,他们虽然已归化成美国人,但同时保留着祖先民族的文化认同和传统习惯。

共同文化长期积淀所形成的民族性格,是民族群体最重要、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即使一些人经历了几代同化,与其民族集团没有了特殊认同,在性格和行为方式上仍能发现不同特点。各民族集团特殊的饮食、语言、服饰、音乐,只是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在某种意义上,消费习惯、职业选择、培养子女方式、品质脾性等性格特点、爱好更能体现复杂多样的民族性。

正是基于种族和民族多样性的格局,文化多元主义表现为社会思潮和学术思想两种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观念体系。作为社会思潮,文化多元主义已突破战前欧裔白人民族的圈子,成为所有民族群体尤其是非白人少数群体的民主原则和理想——主张保持民族文化特色,实现民族平等权。在多元主义启示下,少数民族集团把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集团视作民族群体之一,而不是必须归从的主流或主体民族,自己民族文化也是美国文化的有机部分;把英语视作一种通用媒介,而不具有盎格鲁文化主流的象征意义,把美国视为一个开放社会,人们有权利寻求与民族祖先国家的交流,促进文化和经济的沟通。人类学家提出的文化相对主义到 50 年代也开始成为广泛的社会思潮。文化多元主义包含了文化相对主义的合理内核:每一种文化都具有相对于其他文化的独创性质和自我价值,对每一种生活方式要根据其本身提供的价值标准进行评价,对每一种民族文化(即使是经济落后的民族)应该抱有认真、谨慎、尊重的态度,必须克服种族中心主义的偏见。文化多元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异曲同工、交相辉映,大大促进了民族文化相互平等的社会意识。

作为学术思想,文化多元主义取得了战前所不能达到的高度,社会科学家对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特殊性、稳定性、继承性和回潮趋向给予了较为充分的探讨、界定。尤其是 50 和 60 年代以后,围绕文化多样性的各种实证性研究取得成果,为文化多元主义变成社会精神财富奠定了理论基础。1944 年,鲁比·肯尼迪提出的“三重熔炉”理论,证实了宗教和民族多样性的关系;格雷泽和莫尼汉合著的《在熔炉之外》(1963)一书,通过对纽约市黑人、波多黎各人、犹太人、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生活方式的调查,认为美国的民族群体并没有同化入主流文化,几代人都保留着自己文化认同的重要特征,即使许多成员已进入中产阶级,也没有发生人们所预期的那种彻底同化。^②米尔顿·M·戈登的《美国生活中的同化》(1963)是 60 年代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作者全面介绍、总结了美国民族关系研究中的主要观点,提出自己对民族亚文化的见解。以上研究虽然并没有突破移民和民族研究的传统命题“同化”的中心地位,但已开始重视研究独特的民族因素和宗教——民族因素,进一步肯定了民族多样性的历史事实。

美国学者对“民族性”问题的研究深化了人们对美国移民和民族状况的认识。内布拉斯加大学社会学家伯纳德·C·罗森的论文《种族、民族和成就体系》考察了 6 个种族和民族集团,

^① [苏]尼·切博克萨罗夫、伊·切博克萨罗娃:《民族、种族、文化》,东方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0 页。

^② 该书摘要参见诺曼·R·耶特曼和 C·霍伊·斯蒂尔编:《多数群体与少数群体:种族和民族关系动态》(Majority and Minority: The Dynamics of Racial and Ethnic Relations),波士顿 1971 年版,第 283—298 页。

发现他们在动机、成就价值、教育、职业志向方面一直存有差异,^① 美国文化多元主义研究中心(属芝加哥全国民意研究中心)负责人安德鲁·M·格里利和威廉·C·麦克里迪的研究报告《文化遗产的传输》,考察了爱尔兰和意大利移民及其后代在性格水平、政治参与、道德方面的差别,以及两个民族集团女大学毕业生对家庭结构和角色分工态度的差别,指出移民集团的文化背景(遗产)对他们现在行为有很大影响,在移民和民族群体成员生活经历中,“旧世界”的一些因素被忽略或被抛弃了,但也有一些文化因素经过自觉或不自觉的努力而得以保留和强化。^② 70年代出版了一些有影响的引人注目的著作,佛里·L·威德的《白人民族运动和民族政治》(1973)提出:民族集团的自我价值使他们已拒绝适应传统的盎格鲁美国人的价值观;迈克尔·诺瓦克的《不能熔化民族的兴起:70年代的政治和文化》(1973)和理查德·克里克斯的《追求美国梦:白人民族和新人民党主义》(1976)也认为由于黑人对全面接受或进入美国社会精神的抵抗日益增长,刺激了其他民族和种族集团的自我意识。^③

尽管美国学者对文化多元主义的性质、范畴和意义还有不同的理解,但比过去要多得多的美国人已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现代美国社会“与其说是处在一个曾经长久支配我们历史的同化时代,不如说是处在一个突出民族性和多元化的时代”。^④ 本文的结论也是如此,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民族多样性特征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以不同形式和程度存在;承认不同民族集团的平等权利,维护社会的开放性和文化多样性,既符合传统的民族理想,也会给美国社会增添有益的活力。

三、对文化多元主义的几点评价

民族多样性与文化多元主义一样,只是美国民族关系现状和理论的有机部分,而不是全部。我们需要从广阔的社会领域和长时段中对多样性和多元主义给予界定。认识和评价文化多样性必须疏理两个基本环节;第一,多样性与一体性的关系;第二,多元化与同化的关系。只要我们尽量把能观察到的事物加以综合考虑,问题便可以得到解决。

民族多样性在个体形态上主要表现为体质差异(肤色、身材、相貌)、文化象征差异(语言、习俗、饮食、服饰)和心理差异(理性、智力、气质、品质)。在社会形态上,表现为地域、制度、组织上的分立。美国的民族多样性是在移民社会长期融合、同化的特殊条件下形成的,呈现较为复杂的状况。总的来说,美国的民族多元还是较低程度的“多元”,美国各民族集团在地域分布、社会制度、基本价值和语言方面具有很强的统一性、同一性。在美国民族关系构成中,“一体”大于“多元”。

① 参见伯纳德·E·西格尔编:《种族和民族关系:文选》(Racial and Ethnic Relations: Selected Readings),纽约1966年版,第133—153页。

② 内森·格雷泽和丹尼尔·P·莫尼汉编:《民族性:理论和经验》(Ethnicity: Theory and Experience),坎布里奇1975年版,第209—235页。

③ 埃里克·福纳编:《新美国史》(The New American History),费城1990年版,第266页。

④ [美]布鲁顿,伯莱等:《关于种族关系与民族关系的研究》,见《民族译丛》1981年第6期,第17页。

美国民族群体的地域分布处于混杂状态,各种族和民族集团成员尤其是欧裔集团成员遍布全国各地。民族集团聚居的现象虽然存在,但只是其中部分成员相对集中地居住在某一地区或地点,并没有形成单一民族集团占绝对优势的州或区域。美国所以被称为“马赛克”、“色拉盘”,是与不同民族、种族人口的混居分不开的。社会经济的开放性和人口频繁流动,使得不同民族成员的地域分布日趋混杂。一些小规模的种族和民族聚居区依附、联结于开放性社会整体,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民族群体空间分布的分散格局。

地域的统一性为经济和文化的一体化提供了条件。南北战争以后形成了共同的国内市场,建立了统一的政治、经济体制。美国民族集团的内部联系并没有促成社会制度上的变化,尽管一些少数民族集团为共同的政治、经济目标可能采取一致行动,结成某种“利益集团”。英语是美国唯一的通用语言,来美移民都逐渐学会了英语。在80年代初仍有11%的美国居民在家还讲其他语言,但不懂英语的仅占其中20%,^①即只有2%的美国居民不懂英语,他们主要是一些新来移民(包括非法移民)。通用语言的统一,是美国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特征。

美国民族集团的基本价值体系具有高度的同一性,主要表现为自由主义“共识”(Consensus)和国民认同两个方面。自由主义价值观在美国占统治地位,外来移民容易内化美国的民主、自由、平等、权利准则,赞同个人主义、私有财产、市场经济、有限政府等根深蒂固的原则。不同民族成员对美国社会制度和基本价值抱有一致肯定的态度。民族集团成员的国民(国籍)认同亦存在一致性,尽管各种欧裔美国人、亚裔人、非裔人、拉美裔的民族和宗教背景、归属不同,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各异,相互之间存在一些偏见、积怨,但他们都有自己视为“美国人”。“自由主义”一致性和国籍认同是相互联系、相互统一的。外国移民在迁入美国成为民族集团一员之前就做了实现“美国梦”的思想准备,许多移民和民族集团成员虽然不打算适应和遵从“盎格鲁美国”,但他们愿意认同“自由主义的美国”、“多元主义的美国”或“熔炉式的美国”。米尔顿·M·戈登曾总结说:美国文化多元主义者的实际目标是“保持在首属群体关系上尽量不打破民族界限,防止大量的异族通婚,而在政治活动、经济生活和公民责任等次属关系上与其他群体和个人保持合作”。^② 基本价值体系和国民身份上的一致性是美国民族关系保持相对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很明显,美国的民族多样性没有像其他某些工业化国家那样呈现分化、自治或对立的局面,文化多元主义没有演化成联邦法律政策。在美国不存在语言分界线和民族自治区,民族集团没有单独发展自己民族文化和教育的全国性计划,民族文化特色主要是通过家庭、邻里、同民族朋友群等首属群体传播而保留下来的。除了黑人权力运动和印第安人运动中出现激进主义倾向外,白人族裔集团中没有任何争取某种形式分离、自治的运动。联邦和地方部门采取的双语教育,用外语印制选票和驾驶员试卷等,只是一种过渡性措施,不属于长久性多元主义政策。

对美国民族多样性的维度和文化多元主义的性质须有实事求是的认识,因为美国民族集团的同化、融合已达到其他国家所未达到的水平。一些美国学者用“整合”(integration)概括和

① 汤姆·伯拉克里等:《美国人民年鉴》,第4页。

② 戈登:《美国生活中的同化:种族、宗教和民族来源的作用》,第158页。

描述美国民族群体相互区别、相互依存、趋于同化的整体状况。“整合”比较鲜明地表达了一体多元关系,为我们提供了独特视角。美国诸民族集团具有社会整体文化的共同特点,同时也有自己某些独特的价值、规范和生活方式。必须首先看到整体文化的主导性,对民族亚文化的独立意义不能夸大。

美国人口的种族结构和民族成分也体现了“主体多元”格局。在1987年的美国人口中,白人占近85%,黑人占12%,亚裔人占1.6%,印第安人占0.6%,其他占0.8%。^①白人构成人口主体,其中祖先来自英国、德国和爱尔兰的人共占60%,是美国主要的民族集团,法裔、荷裔、斯堪的纳维亚裔民族集团基本上已经融合、同化。美国历史上迄今遭受种族歧视最严重的少数民族集团是非裔人、拉美裔人、亚裔人和印第安人,他们的文化特色较白人民族集团要突出,但这些多元特色所涉及的文化层次和人口范围具有一定限度。

文化多元和同化是不是相互矛盾的事物呢?这是一个难以简单回答的问题。文化多元和同化是客观事物的两个方面,往往从静态上看是多元的,从动态上看是同化的;从此时段看是多元的,从彼时段看是同化的;从这一部分看是多元的,从另一部分看则是同化的。每一个民族集团都保留多元特色,也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同化。与民族多元性和同化进程密切相关的社会因素主要有种族因素、宗教因素、阶级因素和个人经历,认识它们的能动作用及相互联系是理解民族多元和同化的关键。

由于文化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种族体质特征,美国白人种族主义者的自我优越感、对其他种族少数民族成员的偏见和歧视一直没有消除。要打破种族界限,实现彻底的种族平等和融合,并不是一个轻易的过程。

与种族因素一样,宗教背景对保持多元或促进同化也是利弊参半。早在40年代中期,女社会学家鲁比·约·里夫斯·肯尼迪对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1870—1940年间民族通婚情况进行调查,发现寻求民族集团内部通婚的比率已不断下降,但寻求相同宗教信仰内部通婚的倾向仍很强烈。个人婚姻在打破民族背景界限后仍基本限制在新教、天主教和犹太教各自内部,1940年纽黑文这三个主要宗教群体内部的通婚率分别为79.7%、83.7%和94.3%。^②因此,肯尼迪女士提出了著名的“三重熔炉”(“triple melting pot”)观点,说明美国三大宗教——民族群体内部存在着融合趋势,而外部之间仍处于分离、隔绝。现在美国人仍十分注重配偶的宗教背景,尽管宗教世俗化趋势已减弱了它对日常生活的控制,但宗教认同与归属仍清晰可见。有相同宗教信仰的民族群体容易同化,不同宗教信仰民族群体的相互融合、同化则受到一定阻碍。

阶级地位是衡量同化程度的重要标准之一,进入社会中上层的少数民族成员说明在同化程度上要高于其他人。有色人种民族集团的社会经济地位明显低于白人民族集团,根据1980年统计,非白人的失业率为白人的2.1倍,白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占白人总额10.2%,黑人和拉美裔人分别占本民族集团人口的32.5%和25.7%。白人受高等教育和从事高收入专业管理职业的比率也大大高于其他种族集团。种族分层是白人种族主义的重要社会根源,1947—1970年,黑人和其他非白人家庭的平均收入由占白人家庭的52.6%提高到65.8%,80年代收

① 汤姆·伯拉克里等:《美国人民年鉴》,第1页。

② 戈登:《美国生活中的同化:种族、宗教和民族来源的作用》,第122—123页。

入差距进一步减少,^①但非白人的失业、贫困率与白人的差距没有明显减少。一些享有政治和经济特权的白人新教徒敌视其他民族成员的成就和竞争,竭力保护自己的地位、利益不受威胁,竭力维护不平等的种族和民族分层,通过非法律的歧视手段,阻碍少数民族成员获得平等机会、晋升高级职位或迁入某些住宅区。处于社会经济底层的黑人、墨西哥人、波多黎各人以及一些亚裔民族成员,难于广泛深入地参与社会生活所有领域,克服外界的偏见、歧视。有些情况下,少数民族成员自愿居住在一起,选择一种“自我隔离”的生活方式,从根本上不利于打破种族障碍、促进社会流动。

民族成员的个人经历是不可忽视的相关因素。在第一代移民身上保留着最多的传统特色,他们的第二、三代子女则基本完成了同化。第一代移民希望聚居在一起,而其第二、三代则趋向于分散而居,在语言、价值和生活方式上更美国化。从居住、就业、择友等方面靠近本民族社区成员的人容易保留更多的亚文化传统,反之在空间上远离民族社区的人则容易产生新认同。进入专业知识界的民族成员归属往往减弱,由于社会地位和理性水平有很大提高,大部分知识分子倾向于丧失民族归属,而认同于新的职业集团。个人经历和个性的差异,使民族成员对亚文化传统的态度不同,纳入主流文化的程度也不同。

总之,文化多元性和同化是美国民族关系中并存的两个特征、两种趋向,两者都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不能夸大一方,贬低另一方。目前造成民族多样化的思想和社会因素较为突出,同化没有把民族性削弱到不再影响日常生活的程度,人们对多样性的感受还很强烈,文化多元主义亦体现了相对重要的民主价值、现实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有利于同化的现实和潜在因素也会显现出积极作用。历史已经证明,同化是美国民族关系的主流。从这个意义上,多元只是同化的起点和过渡阶段,文化多元主义为文化适应和同化提供了“精神缓冲剂”,保证人们在同化过程中不失去人格尊严和心理平衡;同时,文化多元主义提供了一种思想基础,保证同化和融合在平等、自主的条件下逐步进行。从目前的状况来看,美国的民族多元特色还会以不同形态长期留存,最终同化的时间表需要历史本身来确定。

〔本文作者高鉴国,1957 年生,现为山东大学历史系讲师。〕

^① 美国商业部人口普查局:《美国历史统计:从殖民地时代到 1970 年》,第 293 页;布·罗贝著:《美国人民——从人口学角度看美国社会》,第 186 页。